

經典印象  
CLASSICAL IMPRESSION



梅里美小说

KAMEN

# 卡门

●余中先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I 565.4

290

梅里美小说

KAMEN



# 卡门

●余中先 译

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



00174990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微亮

封面设计:夏季风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卡门/[法]梅里美(Mérimée,P.)著;余中先译.

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1.8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7-5339-1483-X

I. 卡... I. ①梅... ②余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 
IV. I565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9182 号

**卡 门**

[法]梅里美 著

余中先 译

---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40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80000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**ISBN 7—5339—1483—X/I·1325 定价:13.00 元**

經典印象

主編  
宋兆森



CLASSICAL IMPRESSION

SAF07/02

---

## 编辑手记

翻开梅里美的作品，不由想起大评论家勃兰兑斯的一段话，那是描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浪漫派文学群体的点睛之笔——“别的作家身披华丽的铠甲，头戴镶金的头盔，矛头飘着燕尾旗，纵马驰入竞技场”，而梅里美呢，“他在壮观的浪漫派比武中是一名黑衣骑士”。梅里美那种古典雅致的希腊化风格，以及冷酷的艺术才情，的确使之成为浪漫派潮流中的异数。

梅里美的主人公几乎无不具有越情违俗的品性，而仇杀和劫掠是他最常用的题材。《马铁奥·法尔科内》写弑子的猎人，《柯隆巴》和《卡门》则塑造了更富于悲剧动力的女性叛逆者——正是这些性格的超凡魅力，赋予了梅里美的经典意义。卡门对文明社会的仇视往往被阐释为对资产阶级伪善的反抗，其实这里也触摸到人类内心最隐秘的一面，即原始本性中追求强力和渴望自由的欲望。所以，这位狂放不羁且反复无常的江湖女子竟也如此令人着迷，成为有史以来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女性形象之一。

异国情调、地方色彩以及富于历史感的风俗画面，也是构成梅里美小说完美风格的重要因素。作为文学家的梅里美，有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丰富知识，这给他的传奇文体抹上了一层严谨的史学意味。

---

CLASSICAL IMPRESSION

## 目 录

马铁奥·法尔科内 / 1

柯隆巴 / 15

卡门 / 151

译后记 / 214

## 马铁奥·法尔科内

出了韦基奥港<sup>①</sup>，往西北，朝海岛的中心走，地势就迅速地升高，沿着弯弯曲曲、坎坎坷坷、时时有巨岩挡路的羊肠小道，走上三个钟头后，便来到了一片十分广阔的丛林<sup>②</sup>的边缘。丛林是科西嘉牧人和躲避官府的犯人的家园。要知道，科西嘉的农人，为了省却施肥的辛劳，便放火烧他一片树林；如若火焰烧过了范围，那活该倒霉，他们才不管呢；无论如何，他们确信一点，即在大火燎过、树木成灰的这片沃土上播种，必然会有好收成。到了收获季节，他们只割麦穗，麦秆则留在田里，因为，要统统割下就太费劲了。而留在土中的树根并没有死掉，到来年春天，便发芽抽条，生出密密麻麻的枝条来，不消几年，就又长得有七八来尺<sup>③</sup>高了。人们叫做丛林的，正是这种劫后余生的林木。它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大小灌木，杂乱无章，纠缠混淆。只有手持利斧，披荆斩棘，才能开出一条通道，说到丛林的枝叶浓密和权桠缠绕，便是灵巧的岩羊也钻不进去。

如若您杀死了人，您就跑到韦基奥港的丛林中去吧，您可以平安无事地在那里活着，只要您带着一杆好枪，还有火药与子弹。不过别忘了，您必须带上一件有风帽的棕色大衣<sup>④</sup>，既当被子，又当褥子。牧人会给

---

① 韦基奥港，意即“老港”，在法国科西嘉岛的东南部，该地区的交通极不发达。

② 原文为斜体。

③ 指法尺，1尺相当于0.325米。

④ 皮罗尼。——原注

当地人把羊毛大衣叫做皮罗尼。

您羊奶、奶酪和板栗，您根本用不着担心官府的缉拿和死者亲属的复仇，当然，您进城补充装备的时候，还得小心在意。

18××年，我在科西嘉的时候，马铁奥·法尔科内的家就在离丛林半里<sup>①</sup>远的地方。他在当地堪称富户，活得很有派，就是说，他什么活都不干，靠着由雇佣的牧人照应的畜群过日子，而那些游荡的牧人，为他山上山下地到处跑，赶着畜群转悠着寻找水草肥美的牧场。当我在那件我将叙述的事情发生两年后见到他时，我觉得他年龄最多只有五十岁。你们不妨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小个子，但却强壮，头发鬈曲，黑如煤玉，鹰钩鼻，薄嘴唇，眼睛大，炯炯有神，脸的肤色如同靴子的里子。他的枪法神奇无比，闻名遐迩，尽管在当地不乏众多的神枪手。比如说吧，马铁奥打岩羊从来不用大粒霰弹，远在一百二十步之外，他一枪命中，说打脑袋就中脑袋，说打肩膀就中肩膀，从不失手。夜晚开枪也同白天一样，百发百中。他的这一本事是别人告诉我的，对从未到过科西嘉的人来说，这种本领兴许令人无法相信。在深夜，人们在八十步开外的地方，放上一枝点燃了蜡烛，蜡烛前再挡上一张盘子大小的透明纸。他举枪瞄准，然后，一人吹灭蜡烛，再等一分钟，他在漆黑一团中开枪，四次中有三次能打穿透明纸。

这一如此超凡的身手，使马铁奥·法尔科内在地方上享有很大的声誉。人们既视他为好朋友，也看他做危险的敌手；此外，他热心助人，乐善好施，同韦基奥港地区所有的人全都和睦相处。但是，听说在他娶得妻子的科尔特<sup>②</sup>，当年他曾毫不客气地杀过一个情敌，而且，这个对手无论在沙场上还是在情场上都是一把出了名的好手。至少，人们都说，马铁奥一枪撂去，就把正对着一面挂在窗前的小镜子刮胡子的那家伙送上了西天。事情了结后，马铁奥从从容容地结了婚。他妻子朱塞葩先是给他生了三个女儿，这令他十分气恼，最后，总算生了一个儿子，取

<sup>①</sup> 这里的“里”为法里，一里约合四公里。以下同。

<sup>②</sup> 科尔特是科西嘉岛中部一城市。



名叫福尔图纳托。儿子继承了香火，成了全家的希望。女儿们都嫁了好人家：当丈人的在必要时，完全可以指望女婿们两肋插刀，鼎力相助。儿子眼下只有十岁，但已经看得出，将来要成大器。

秋天的一日，马铁奥和他的妻子早早出了门，要去丛林的一处疏朗地巡视放牧的牲畜。小福尔图纳托想跟他们一起去，但疏朗地太远；再说，总要有人留下看家；于是，父亲拒绝了他的要求：我们将看到，他对此会不会后悔。

两口子已经走了好几个钟头了，小福尔图纳托静静地躺在家门前晒太阳，眺望着远处青黛的山岭，心想着，下星期日，他就要进城，去他那位当伍长<sup>①</sup>的叔叔家吃饭了。突然间，他的遐思被一记清脆的枪响打断。他站起身来，转身朝传来枪声的平原望去。接着，又响起了几记枪声，零零星星，但却越来越近。终于，在从平原通向马铁奥家的小路上，出现了一个男人，头戴一顶山民们常戴的尖顶软帽，一脸大胡子，衣衫褴褛，拄着一杆长枪，艰难地拖着步子走来。他的大腿上刚刚挨了一枪。

这人是一个强盗<sup>②</sup>，夜里进城购买火药，半路上中了科西嘉轻步兵<sup>③</sup>的埋伏。经一番奋力自卫后，他总算突出重围，但轻步兵穷追不舍，他只得岩石作掩护，且战且退。追兵离他不远，负伤之躯又不允许他赶在被人追上之前逃入丛林。

他走到福尔图纳托跟前，对他说：

“你是马铁奥·法尔科内的儿子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---

① 伍长在科西嘉原指村民反抗领主时起义的头领。现今，它有时候也用来称呼以财产、有亲戚关系、有被保护人而在 *pieve* 或村镇中行使一定影响，并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。在科西嘉，按照传统习惯，人可以分成五等：贵族（其中一部分是贵人，另一部分是老爷）、伍长、市民、平民和外乡人。——原注

② 这个词在这里与逃犯是同义词。——原注

③ 这是近年来由政府建立的一支武装，与宪兵部队共同负责维持治安。——原注

“我是贾奈托·桑皮埃罗。黄领子<sup>①</sup>正在追我呢。快把我藏起来。因为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”

“假如我不经过我父亲的同意就把你藏起来，他会说什么呢？”

“他会说你做得对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

“快把我藏起来，他们就要来了。”

“等我父亲回来再说吧。”

“叫我等！这是什么话！五分钟后他们就会赶到。快呀，把我藏起来，不然，我就把你杀了。”

福尔图纳托冷静异常地回答他说：

“你的枪膛是空的，你的腰囊<sup>②</sup>中也早就没有子弹了。”

“我还有我的匕首呢。”

“可是，你能跑得过我吗？”他就地一跳，就窜到那人够不着的地方了。

“你不是马铁奥·法尔科内的儿子！你就这样让我在你家门口被他们抓住吗？”

孩子似乎有些动心。

“我要是把你藏起来的话，你会给我什么？”他说着，凑近了一点儿。

强盗往挂在腰带上的一个皮口袋里摸了摸，掏出一枚五法郎的钱币，无疑，这是他用来买火药的钱。福尔图纳托看到银钱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；他一把夺过钱币，对贾奈托说：“什么都不用怕。”

话音未落，他当即就在房屋边的一垛干草堆中扒了一个大洞。贾奈托蜷缩着身子蹲了进去，孩子用干草把他盖住，只留一点点缝隙让他透气，从外表来看，一点儿都看不出这草堆里还藏着一个人。此外，他还想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野蛮计策。他抱来一只母猫和一窝猫崽，把它们放

① 当时，轻步兵的军装是褐色的，领子是黄色的。——原注

② 一种皮腰带，可用作子弹盒和钱包。

在草堆上，好使人相信，那堆干草好长时间没有人动过了。随后，他看到屋子边的小路上还有血迹，就小心翼翼地拿尘土盖上，这一切干利落，他又镇定自若地躺下来晒太阳。

几分钟之后，六个身穿黄领子褐色制服的兵，在一个小军官的带领下，来到了马铁奥家的门前。这个小军官还是法尔科内家的远亲。（要知道，在科西嘉，亲戚的范围要比在其他地方广得多。）他名叫提奥多罗·甘巴：这是个十分能干的汉子，强盗们都有些惧他，好几人已被他缉拿归案了。

“你好啊，我的小表侄，”他说道，朝福尔图纳托走来，“瞧你，都长得这么高了呀！他刚才有没有看到走过去一个男人？”

“噢！我还没有长得跟您那么高呢，我的表叔，”孩子回答道，装做一派天真的样子。

“快了，快了。告诉我，你有没有看到走过去一个男人？”

“我有没有看到走过去一个男人？”

“是啊，一个戴着黑绒尖软帽的男人，身上穿的是一件绣着红黄两色条纹的上衣。”

“一个戴尖软帽的男人，穿一件绣着红黄两色条纹的上衣吗？”

“是啊，快回答，不要老是重复我的问题。”

“今天早晨，神甫先生骑着他那匹叫皮埃罗的马，经过我家门口。他问我爸爸身体好不好，我回答他说……”

“啊！小油条，你敢耍滑头！快告诉我说，贾奈托是从哪里走过去的，我们找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他。我敢肯定，他走的是这一条小路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我就是知道，你见过他。”

“一个睡着了的人还能见到有谁路过吗？”

“你没有睡着，无赖；枪声早把你弄醒了。”

“您还以为，我的表叔，你们的枪还能打出那么大的响声啊。我父亲的喇叭口火枪打起来，可比你们的响多了。”

“你给我见鬼去吧！该死的小混蛋！我敢肯定，你一准见到了贾奈托。说不定还把他藏了起来呢。喂，兄弟们，你们进屋去找找，看咱们要抓的人在不在。他只剩下一条爪子了，可这家伙鬼得很，决不会一瘸一拐地逃回丛林。再说，血迹也在这里消失了。”

“爸爸会说什么呢？”福尔图纳托冷笑着问道，“假如他知道了，他不在家时，有人进了他的屋子，他会说什么呢？”

“无赖，”甘巴队长一边说，一边揪住他的耳朵，“你知不知道，要让你改口，全在我的一句话？要是用军刀给你拍上二十下，你没准就会开口了。”

福尔图纳托还是冷笑不已。

“我父亲是马铁奥·法尔科内！”他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你很清楚，小滑头，我可以把你带到科尔特或巴斯蒂亚<sup>①</sup>去。我将把你关进监牢，脚上戴上铁镣，睡在草堆上，假如你不说出贾奈托·桑皮埃罗在哪里，我还将把你送上断头台。”

听到这可笑的威胁，孩子哈哈大笑起来。他重复道：“我父亲是马铁奥·法尔科内！”

“队长，”一个轻步兵轻声低语道，“咱们还是别惹马铁奥的为好。”

甘巴显得颇有些尴尬。他跟已经搜查了一遍屋子的士兵们轻轻地交谈了几句。搜查用不了太长时间，因为一个科西嘉人的木板房只有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。家具也只是一张桌子、几条长凳、一些柜子、几件打猎和家用的器具。这时候，小福尔图纳托轻轻抚摩着母猫，似乎在幸灾乐祸地取笑那些士兵和他表叔的窘迫样子。

一个士兵走近了干草堆。他看到了母猫，漫不经心地拿刺刀在草堆里捅了捅，耸了耸肩膀，仿佛觉得自己的谨慎有些可笑。没有任何动静。孩子的脸上没有暴露出丝毫异样的激动。

队长和他的手下束手无策，他们已经神情严峻地望着平原的方向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巴斯蒂亚是科西嘉西北部的一个城市。

好像准备回头重返原路。这时，头头认定了，威胁对法尔科内的儿子无济于事，便打算使出最后一招，尝试一下哄骗和利诱的手段。

“小表侄，”他说，“我看你真是机灵的小伙子！你前程远大。但是，你却跟我要滑头。要不是我怕我的表兄马铁奥会伤心，我非把你带走不可，我可什么都不管了！”

“得了吧！”

“但是，等我表兄回来后，我会告诉他实情，为了惩罚你的撒谎，他会用鞭子抽得你流血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走着瞧吧……不过，这……做一个乖孩子吧，我要送你一样东西。”

“我的表叔，我嘛，我可要给您一个忠告，假如您再拖延下去，贾奈托就会逃进丛林，到那时，就需要派不止一个像您这样的大胆汉，进里头去搜捕他了。”

队长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值十埃居<sup>①</sup>的银表，并注意到，小福尔图纳托看到这块表时，眼睛里直放光芒，便特意晃了晃悬在钢链子上的表，对他说：

“捣蛋鬼！你一定想要一块这样的表，挂在你的脖子上吧，这样，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韦基奥港的街头，骄傲得像一只孔雀；大家伙都会来问你：‘现在几点啦？’你就告诉他们，‘瞧我的表吧。’”

“等我长大了，我的伍长叔叔会给我一块表的。”

“是啊，但是，你叔叔的儿子现在就已经有了一块……只不过，没有我这一块漂亮就是了……要知道，那孩子比你还小呢。”

孩子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了，我的小表侄，这块表，你想要吗？”

福尔图纳托用眼角的余光瞅着这块表，就像是一只猫看着送到嘴

<sup>①</sup> 埃居是法国古钱币名，因为种类繁多，故价值也不一，十埃居在当时约合五十法郎。

边的一整只鸡。由于觉得是主人在取笑它，迟疑着不敢伸出爪子，时不时地，它还移开目光，惟恐禁不起那般诱惑；但却始终不停地舔着嘴唇，像是在对主人说：您的玩笑可真残酷啊！

然而，甘巴队长却像是诚心诚意要把表送给他。福尔图纳托没有伸出手来，但却带着一丝苦笑问他：“您为什么要嘲弄我？”<sup>①</sup>

“我的天哪！我没有嘲弄你。只要你告诉我贾奈托在哪里，这块表就是你的了。”

福尔图纳托露出一丝不甚信任的微笑，黑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队长的两眼，竭力想从中看出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。

“假如在这种条件下，我还不把表给你的话，”队长嚷嚷起来，“就让我丢掉我的官衔好了！在场的弟兄们都是证人，我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

他一面这样说着，一面把表渐渐地移近，一直到它几乎碰到孩子那苍白的脸颊。从这孩子的脸色上，完全可以看出，他的内心正在作着激烈的斗争，一方是贪欲，一方是对被收留者的尊重。赤裸的胸膛猛烈地一起一伏着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快透不过气来了。然而，那块表始终在摇晃着，转动着，有时还碰到他的鼻子尖。终于，他的右手慢慢地伸向了那块表：他的手指头碰到了它，它整个儿地落在了他的手心里，而队长却还没有撒手松开表链的另一头……表盘是天蓝色的……表壳新近才擦过……在阳光下，明晃晃的像是一团火……诱惑实在太强烈了。

福尔图纳托又伸出了左手，向上伸过了肩膀，用大拇指指了指他背后的草堆。队长当即就明白了。他松开了表链子；福尔图纳托感到独自拥有了这块表。他像鹿一般敏捷地挺身起来，跑到离草堆有十步远的地方。轻步兵们立即行动，去翻那垛草堆。

这时候，他们看到，干草动了起来，一个满身血污的汉子从里头爬了出来，手里握着匕首；但是，当他硬撑着想站起来时，他冷却下来的伤

<sup>①</sup> Perché me c...? ——原注

口却使他再也无法直立。他倒在地上。队长扑到他身上，夺下了他的短刃。尽管他死命反抗，还是很快就被绑了个结结实实。

贾奈托躺在地上，像是一捆柴火，他朝正走近过来的福尔图纳托转过脸去。

“狗娘养的！……”语气中更多的是轻蔑，而非愤怒。

孩子把他那里得到的银币扔还给他，感觉到他不再配拥有它了。但是，那位绿林好汉似乎对孩子的这一举动懒得注意。他十分镇静地对队长说：

“我亲爱的甘巴，我走不动路啦，您现在只好把我抬进城了。”

“刚才，你还跑得比豹子更快呢，”残忍的得胜者接口道，“但你放心好了，我很高兴把你逮住了，哪怕背你走上一里地我都不会累的。再说啦，我的伙伴，我们会用你的斗篷跟树枝做一个担架。到了克雷斯波利农庄，我们就可以弄到马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被俘者说，“您在您的担架上铺一些干草，好让我呆得更舒服一些。”

轻步兵们忙开了，有的用栗树枝条编制担架，有的给贾奈托·桑皮埃罗包扎伤口。正当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马铁奥·法尔科内和他的妻子突然出现在通往丛林的小路的拐角上。女人背着一大口袋栗子，弯着腰艰难地行走着，而当丈夫的却神气活现地迈着步，只是手里拿着一枝枪，肩上又背着另一枝，因为，一个男人要是不背武器，而肩负其他的负担，则要被看做有失身份。

一见到那些士兵，马铁奥脑子里的头一个想法就是，他们来抓他了。但为什么这么想呢？难道他跟官府有什么纠葛不成？没有。他在当地享有很好的声誉。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，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物；但他是科西嘉人，是山里人，而只要细细想一想，很少有什么科西嘉的山民是没犯过什么事儿的，不是开枪伤人，就是动刀子，斗殴。马铁奥的心里倒是比一般人更为清楚，因为，十多年来，他从来没把枪口对准过一个人；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摆开了架势，准备必要时坚决自

卫。

“老婆，”他对朱塞葩说，“快把你的口袋放下，做好准备。”

她当即照办。他把背上的那枝枪交给她，怕交手起来后背在肩上碍事。他给手上的那枝枪装上弹药，沿着路边的树木，慢慢地朝自己的家靠近，一旦对手表现出丝毫的敌意，就准备迅疾靠到最粗壮的树干后，隐蔽住身体，同时开火。他妻子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，握着他那枝替换用的枪，还有子弹带。在这样的战斗中，一个好主妇的任务，就是给丈夫的枪上弹药。

在另一头，队长看到马铁奥如此稳稳当地走来，枪口朝前，指头压着扳机，心中不禁直打嘀咕。他心想，万一马铁奥是贾奈托的某个亲戚，或者是他的一个朋友，他就会鼎力援助，这样的话，那两枝枪里的弹药，就将报销掉我们中的两人，这就跟把信投进信箱那般万无一失，假如他不顾我的亲感情分，那么我的性命可就要交待了！……

正在这无奈之中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，那便是独自一人朝马铁奥迎上去，告诉他事情的经过，就像凑上去跟老朋友聊天那样；但是，把他跟马铁奥隔开的这段短短的距离，在他看来竟然是那么吓人的长。

“喂！我说！我的老伙计，”他喊叫道，“你近来可好啊，哥儿们？是我呀，我是甘巴，你的表弟哪。”

马铁奥停下了脚步，仍然一言不发，听着对方说话的当儿，他把枪口慢慢地向上移，等到队长走到他的跟前时，枪口已经朝向了天空。

“你好，兄弟，”<sup>①</sup>队长说，朝他伸出手去，“我可是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。”

“你好，兄弟。”

“我正好路过这里，顺便来向你问个好，同时也向我的表嫂佩葩<sup>②</sup>

<sup>①</sup> Buon giorno, fratello, 这是科西嘉人平日见面时常用的招呼语。——原注

<sup>②</sup> 佩葩是朱塞葩的昵称。



问个好。今天，我们可是赶了不老少路；不过，我们可不应该为此而喊苦叫累，因为，我们干了很漂亮的一家伙。我们刚刚逮住了贾奈托·桑皮埃罗。”

“老天有眼！”朱塞葩嚷嚷了起来，“上个星期，他还偷了我们家的一只奶羊呢。”

甘巴听了这话，心里很是高兴。

“可怜的家伙！”马铁奥说，“他的肚子饿呀。”

“这滑头像头狮子似的奋力抵抗，”队长有点受气包似的继续道，“他杀死了我的一个兵，这他还不满足，接着又把夏尔东上士的胳膊打折了。不过，这总归不算什么，他只是个法兰西人<sup>①</sup>罢了……然后，他又躲藏起来，连鬼都找不到他的影子。要不是我的小表侄福尔图纳托，我根本就别想找到他。”

“福尔图纳托！”马铁奥叫了起来。

“福尔图纳托！”朱塞葩也重复了一声。

“是的，贾奈托就藏在那垛干草堆中；但我的小表侄对我揭穿了他的花招。为此，我会把这事告诉他的伍长叔叔的，好让他送一件漂亮的礼物作为酬劳。他的名字，还有你的名字，都将载入我要呈送给检察长先生的报告中。”

“真可恨！”马铁奥低声咕哝道。

说着，他们已经走到了众人跟前。贾奈托早就躺在了担架上，准备上路了。当他看到甘巴陪着马铁奥走来，不禁怪怪地冷笑了一声；然后，转身朝向这家的门口，冲门槛狠狠地啐了一口说：“叛徒之家！”

只有一个决意去死的人，才敢冲法尔科内说出叛徒这个字眼。要是在往日，掏出匕首，一刀下去，根本用不着再刺第二下，便可迅即地了结这一声侮辱。然而今天，马铁奥没有做出任何其他动作，只是用手扶住

---

① 科西嘉人往往自视独立和高傲，看不起外乡人，尤其是法兰西人，法兰西人往往被他们看做拥有另外一种文化和语言的外国人。